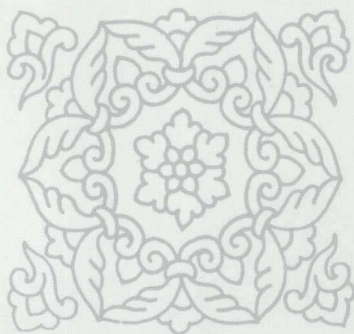


严耀中 主编

唐代国家与地域社会研究

中国唐史学会第十届年会
论文集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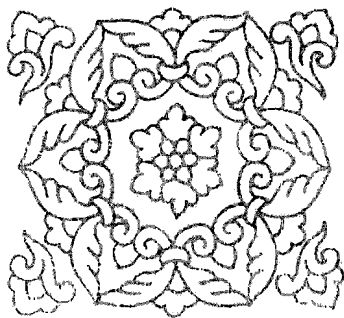
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严耀中 主编

唐代国家与地域社会研究

中国唐史学会第十届年会
论文集

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唐代国家与地域社会研究: 中国唐史学会第十届年会
论文集/严耀中主编. —上海: 上海古籍出版社, 2008. 6
ISBN 978 - 7 - 5325 - 4995 - 5

I. 唐... II. 严... III. 中国—古代史—唐代—学术会议—
文集 IV. K242. 07-5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8) 第 045261 号

本书由上海市教育委员会重点学科项目资助, 项目编号 J50405

唐代国家与地域社会研究
——中国唐史学会第十届年会论文集

严耀中 主编

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、发行
上海古籍出版社
(上海瑞金二路 272 号 邮政编码 200020)

(1) 网址: www.guji.com.cn

(2) E-mail: guji1@guji.com.cn

(3) 易文网网址: www.ewen.cc

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经销 上海颀辉印刷厂印刷

开本 850×1168 1/32 印张 14.5 插页 3 字数 351,000

2008 年 6 月第 1 版 2008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1 - 1,300

ISBN 978 - 7 - 5325 - 4995 - 5

K·1107 定价: 45.00 元

如发生质量问题, 读者可向工厂调换



开幕式现场



与会代表就相关问题热烈讨论



全体与会代表合影留念

编辑委员会（按姓氏笔划排列）

宁 欣 孙继民 冻国栋 吴丽娱
严耀中 俞 钢 黄正建

序 言

张国刚

岁在丁亥,时序三秋,中国唐史学会第十届年会暨“唐代国家与地域社会”国际学术讨论会假座上海师大举行。上海是当代中国最繁荣的国际性大都市,曾经在中国近代社会和学术文化的转型中,发挥过领袖群伦的重要作用。中国唐史学会成立 27 年来第一次在上海召开年会,端赖耀中兄及上海师大执事诸君之努力,从摹划组织,到操办会务,出版文集,辛苦劬劳,与会同道,无不心存感激焉!

中国唐史学会成立于 1980 年,是唐长孺、王仲荦、史念海等老一辈学者发起创建的。此前的 9 次学会年会中,出版了 6 本论文集。本次年会以“唐代国家与地域社会”为主题,收到论文有一百多篇,选题集中而又不拘泥于此,反映了学会的年会通常特有的集中而不失多样性的风格。

近代意义上的唐代研究已经有一百多年的历史,改革开放 30 年以来,研究队伍的发展尤其迅速。上个世纪 80 年代初学会成立之时,全国会员不过百人,能培养唐史研究生的单位亦屈指可数,如今会员人数增长数倍,仅每年毕业、进入唐史研究队伍的新科硕士、博士亦当不下百名。今日之唐史园地,解放前培养的学者们大

都退休,现今活跃在教学科研第一线的学者几乎都生长于新中国建立之后。假如以十年左右为一个学术年代,从唐、王、史以及我的老师杨志玖等五四以前出生的学者算起为第一代,传承到文革后前三届研究生和 77、78 级本科生,应该算是第四代了。文革十年浩劫,使这些 1947 年以后至 1960 年以前出生的人成为前后同学,他们之间的年纪相差 10 岁左右。1980 年以后上大学、上世纪 60 年代出生的学者,应该算第五代了。如今,第四代学者已经是大学教学的主要力量,第五代学者正成为冲锋陷阵的中坚。与往年的唐史年会论文集相比,这次收入的论文作者中,已经完全不见前三代学者的踪影,而 60 年代以后出生的青年学者则占了相当大的部分,甚至还有一些博士研究生的论文,通过了严格的匿名评审而获准入选。“一叶知秋”,本次唐史年会论文集作者的变化,从一个侧面显示了唐史研究队伍的新陈代谢。令人欣慰的是,青年学者的快速成长,无疑预示着中国唐史研究美好的未来。

众所周知,中国社会正在经历着一场伟大的变革,历史学研究工作者的生存环境和学术生态也在悄然发生变化,电子产品和网络的普及也影响到唐史研究,使研究手段发生新的改变,我们面临着与前辈学者完全不同的时代氛围和治学条件。这可谓喜忧参半:从积极方面说,“左”的干预大为减少,各个高校特别是国家及各省市的重点高校,用于学术研究、交流和出版的经费已经比以前有所充裕,新的资料文献(如墓志、唐令、出土文书)的整理出版也为唐史研究提供了新的助力;从消极方面说,市场经济风高浪急,学术之舟在五光十色的物质诱惑中风雨飘摇,有迷失方向之虞,而青年学者们面临的生存压力尤其巨大。因此,如何适应新的时代变化,坚守学术阵地,奉献学术精品,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构成了严峻的挑战。

耀中兄等以最快的速度完成了本次会议论文集的审查和编选

工作,付印前夕,命我作序。鉴于学会论文集的出版工作已经中断数年,今次因了耀中兄及上海师大同仁的努力,得以接续本会创会以来的优秀传统,故仓促写下上述文字,聊以表达感慨、感激之情云。

丁亥腊日序于北京清华园

目 录

序言	张国刚	1
唐德宗贞元末皇位之争考辨	冻国栋、黄楼	1
从皇帝遗诏来看唐代的中央和地方	(日)金子修一	28
明抄本宋《天圣令·杂令》校录与复原为《唐令》		
中的几个问题	黄正建	44
唐人的律法观——以太学生为例	任育才	61
略论大理寺在唐代司法系统中的地位和作用	曹鹏程	86
关于唐代钟绍京五通告身的初步研究	刘安志	99
成都:唐宋城市公共空间的变迁	谢元鲁	121
再论长城区域在唐史研究中的位置	李鸿宾	137
公元7—8世纪“河曲”地域的民族分布与农牧		
演替	艾 冲	152
唐代河朔藩镇武职僚佐的迁转流动		
——以与中央朝官间的流动为中心	冯金忠	173
“河朔故事”再认识:社会流动视野下的考察		
——以中晚唐五代初期为中心	张天虹	194

唐后期多元思想融通对传奇小说创作的影响	俞 钢	242
论隋唐道教统一的宗教神学理论基础	王承文	266
唐玄宗《禁断妖讹等敕》研究	姚潇鹄	280
怪异、书写与阐释：唐宋士人对安史之乱的“预 见”	游自勇	294
新罗人在中国南方地区的活动 ——以中国地方志记载为中心	黄纯艳	323
唐代镇墓神煞俑的分区研究	张全民	336
《大随求陀罗尼咒经》的流行与图像	李 翎	349
从“小洪那海突厥石人”探讨泥利、泥掇处罗父子 与隋朝关系发展	朱振宏	386
唐大明宫玉晨观考	樊 波	417
从“剖冰求鲤”到“卧冰鱼跃” ——佛教在“二十四孝”形成过程中的 作用个案	王 铭	425
中国唐史学会第十届年会暨唐代国家与地域 社会国际学术研讨会纪要	钟 翀	449
后记	严耀中	453

唐德宗贞元末皇位之争考辨

冻国栋 黄 楼

新君即位为一代帝王施政之始,直接关系到尔后历史之演进,因此,宫闱之变历来为史家所关注。有唐一代,帝位继承多有变故,中唐以后尤甚。贞元二十一年(805,即顺宗永贞元年)正月德宗与太子李诵同时重病,人情恐慌,史籍中对此间皇位继承的记载更是闪烁其词,颇为隐晦,吕思勉先生对此已有所阐发,^①惜限于史料,似尚有未尽之处,今拟参据史籍及出土墓志对此问题重新探讨。

—

《资治通鉴》(以下略称《通鉴》)卷二三六唐顺宗永贞元年(805)正月条载:

① 吕思勉:《隋唐五代史》第七章第一节《顺宗谋诛宦官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,1959年,第335页。

春,正月,辛未朔,诸王、亲戚入贺德宗,太子独以疾不能来,德宗涕泣悲叹,由是得疾,日益甚。凡二十余日,中外不通,莫知两宫安否。癸巳,德宗崩;苍猝召翰林学士郑絪、卫次公等至金銮殿草遗诏。宦官或曰:“禁中议所立尚未定。”众莫敢对。次公遽言曰:“太子虽有疾,地居冢嫡,中外属心。必不得已,犹应立广陵王;不然,必大乱。”絪等从而和之,议始定。次公,河东人也。太子知人情忧疑,紫衣麻鞋,力疾出九仙门,召见诸军使,人心粗安。

建中元年(780)正月李诵被册为太子,居储君之位已二十余年,德宗驾崩,李诵依次当立,宦官却称“禁中议所立尚未定”,表明宦官中确实曾有势力谋废太子李诵而另立新君,只是其内部意见不一,李诵才得以顺利继位。宫内反对李诵的宦官是何人,所欲迎立者又是何人,这一系列问题《通鉴》皆无记载,后世学者对之也缺乏深入探讨,遂使李诵继位之内幕长期以来暧昧不清,难测其端。

唐德宗共十一子,其中太子李诵为嫡长子,余十子中,八人庶出,另有二子非为德宗自出:第二子舒王谊为德宗弟郑王邕之子,为德宗皇侄;第八子邕王諲本为李诵之子,^①为德宗皇孙。此二人非德宗血胤,德宗皆视为己出,说明其在皇室之地位比较特殊。邕王諲虽得德宗宠爱,但已于贞元十五年(799)早薨,贞元末除李诵为太子外,德宗诸子中地位较高的只有舒王谊一人。据上引《通鉴》,德宗崩时,翰林学士卫次公语:“必不得已,犹应立广陵王。”广陵王即李诵长子李纯,也就是后来的唐宪宗。李诵、李纯分别为德宗嫡子嫡

① 邕王諲,两《唐书》皆作德宗第六子。按,贞元十五年(799)邕王卒,时年十八岁,据此推知其生于建中二年(781)。德宗第七子资王谦大历十四年(779)封,第八子代王諲为建中二年追封,此二子长于邕王,故邕王应为第八子。旧传作第六子,盖因资、代二王卒年不详所误附。

孙,卫次公强调只能在此二人中择立新君,暗示出宦官所欲立者在血缘上较德宗稍远,所指可能就是本为德宗侄儿的舒王谊。

舒王谊既非德宗亲子,他在皇室的特殊地位同其生父郑王邕大有关系。郑王邕生母崔氏为代宗正妃,崔妃之母即杨贵妃姊韩国夫人。德宗生母沈氏,开元末以良家子选入宫,地位比较卑微。郑王邕虽然幼于德宗,实居代宗嫡子之位。史称郑王邕“好读书,以儒行闻”,^①最为代宗喜爱。德宗以年长拜天下兵马元帅,有平史朝义之功,遂进位太子。郑王邕虽然时运不济,未得立为太子,但是代宗始终将其置于其他诸子之上。大历初,郑王邕代德宗为天下兵马元帅,大历八年(773)郑王邕薨,代宗为之罢元帅府不置,又追赠为昭靖太子。舒王谊为郑王邕子,代宗将其过继给时为太子的德宗,很大程度上是为了补偿郑王邕未得为太子的缺憾。如追溯血统,舒王谊实为代宗嫡孙,在德宗诸子中地位比较特殊。

肃、代时期朝廷征战不休,例以皇室宗王为天下兵马大元帅。为保证皇权不受威胁,该宗王一旦被册为太子,随即深居内宫,元帅一职也由其他宗王所代。代宗被立为太子,元帅为越王係代,德宗立为太子,元帅则为郑王邕所代。建中初,李诵被立为太子,虽然元帅之职已废,但是按照肃、代时期的政治传统,应重用李诵之外的一个宗王来宣扬皇威。李诵因立为太子而丧失资格,故而舒王谊尤为德宗重视。《旧唐书》卷一五〇《德宗诸子·舒王谊传》云:

明年,尚父郭子仪病笃,上御紫宸,命谊持制书省之。谊冠远游冠,绛纱袍,乘象辂,驾驷马,飞龙骑士三百人随之。国府之官,皆袴褶骑而导前,鹵簿备,引而不乐,在遏密故也。及

① 《旧唐书》卷一一六《代宗诸子·昭靖太子邕传》,中华书局,1975年,第3391页。

门，郭氏子弟迎拜于外，王不答拜。

郭子仪累朝元勋，朝廷如果表示优宠，最有资格代表皇室视疾宣慰的应为皇太子。据《旧唐书·礼仪志》，远游冠、绛纱袍俱为太子参与重要礼仪活动时装饰，象辂则为天子五辂之一，从车服之制看，舒王应为代表皇帝及太子去省视郭子仪。舒王此行的礼制规格直逼甚至超过太子，足见其为德宗眷顾之深。

建中元年，泾州刘文喜之叛平定后，德宗以舒王遥领四镇北庭行军、泾原节度大使。《旧唐书》本传称：“以谊爱弟之子，诸王之长。军国大事，欲其更践，必委试之。”^①这里用“诸王之长”而非“诸子之长”，实为循肃、代旧例，将太子李诵排除在外。建中三年（782），割据淮西的李希烈攻陷汴州，汴宋节度使李勉出奔宋州，江淮漕运阻断，朝廷大震。德宗欲恢复战乱时期以宗王为元帅的旧事，拜舒王为扬州大都督、持节荆襄、江西、沔鄂等道节度，兼诸军行营兵马元帅，淮西四周诸方镇兵及神策行营皆受其节制。德宗对舒王之行尤为重视，为其盛选萧复、孔巢父、刘从一等朝臣为僚佐，为避哥舒翰兵败丧师之讫，德宗又将其改封普王。

如果舒王淮西之行得以成行，他将成为另一位以元帅领天下兵的宗王。但是，问题也随之产生：代、德二宗以元帅领兵征战，后皆因功立为太子。舒王若以元帅身份平贼立功，德宗能否也以太子酬之，舒王既有功于国，又岂肯位居太子之下？以今人的观点看，德宗以舒王为元帅实在是一种失策。巧合的是，舒王此行未及动身就爆发了“泾师之乱”，赴援汝郑战场的泾原士卒途经长安时倒戈哗变，德宗仓惶出奔奉天，此事也便不了了之。在德宗出奔奉天及梁州的流亡岁月里，舒王始终扈从德宗左右，表现非常抢眼。

^① 《旧唐书》卷一五〇《德宗诸子·舒王谊传》，第4042页。

《旧唐书·舒王谊传》载：

德宗初闻兵士出怨言，不得赏设，乃令谊与翰林学士姜公辅传诏安抚，许以厚赏。行及内门，兵已阵于阙前，谊狼狈而还，遂奉德宗出幸奉天。贼之攻城，谊昼夜传诏，慰劳诸军，仅不解带者月余。从车驾还宫，复封舒王。

赵元一《奉天录》记德宗出奔奉天时，“以普王为先驱，皇太子为殿，韦淑妃、唐安公主、亲王、贵妃等一百余人，策骑而去”。普王即舒王谊。舒王前导，太子殿后，二人共同扈卫德宗西行。固守奉天时李诵亲临城门督战，“将士伤者，太子亲为裹疮”，舒王则“昼夜传诏，慰劳诸军”，不离德宗寸步。奉天之难中太子诵、舒王谊同侍德宗，但一个明显的迹象是舒王常伴德宗左右，善于适时表现自己，赢取德宗欢心。相对而言，太子李诵则略有逊色。

尽管舒王在德宗奉天之难中大出风头，但如前所论，德宗重用舒王是为了树立皇族威信，舒王得势并不意味着太子失宠。太子不预政事是玄、肃以降的政治传统，而且德宗很重视父子天伦，不让李诵过早预知政事，可能也是一种溺爱。《通鉴》卷二三二德宗贞元二年（786）三月条载：

关中仓廩竭，禁军或自脱巾呼于道曰：“拘吾于军而不给粮，吾罪人也！”上忧之甚，会韩滉运米三万斛至陕，李泌即奏之。上喜，遽至东宫，谓太子曰：“米已至陕，吾父子得生矣。”

德宗在危机化解之后第一时间想到的是太子而非舒王，表明德宗虽然器重舒王，但与太子父子天性，关系更为亲善。不过，自梁州返京后，舒王因屡次被德宗委以重任，权势、威望迅速膨胀。前已

提到,舒王为郑王邕子,若非安史之乱,德宗先有功于国,当日被立为太子的极有可能是地居嫡子的郑王。郑王早薨后,舒王过继给德宗,名义上也为德宗之子,仍有夺取储君的机会。贞元初舒王屡为德宗眷顾,恩遇日隆,不免对太子之位产生觊觎之心。皇宫之内围绕太子之位的明争暗斗日益激烈,最终引发了贞元三年(787)废除太子的政治风波。

贞元初宫内废太子风波的导火索是太子妃之母郾国长公主淫乱案。《通鉴》卷二三二德宗贞元三年六月乙卯条载:

初,张延赏在西川,与东川节度使李叔明有隙。上入骆谷,值霖雨,道途险滑,卫士多亡归朱泚,叔明之子昇,及郭子仪之子曙、令狐彰之子建等六人,恐有奸人危乘舆,相与啗臂为盟,著行滕、钉鞮,更鞆上马以至梁州,他人皆不得近。及还长安,上皆以为禁卫将军,宠遇甚厚。张延赏知昇私出入郾国大长公主第,密以白上。上谓李泌曰:“郾国已老,昇年少,何为如是!殆必有故。卿宜察之。”泌曰:“此必有欲动摇东宫者。谁为陛下言之?”上曰:“卿勿问,第为朕察之。”泌曰:“必延赏也。”上曰:“何以知之?”泌具为上言二人之隙,且曰:“昇承恩顾,典禁兵,延赏无以中伤,而郾国乃太子萧妃之母也,故欲以此陷之耳。”上笑曰:“是也。”泌因请除昇他官,勿令宿卫以远嫌。秋,七月,以昇为詹事。郾国,肃宗之女也。

郾国为太子妃之母,而李昇为宿卫宫禁的青年将领,二人年龄悬殊却私相往来,考虑到二人的特殊身份,德宗不得不怀疑其背后另有阴谋。张延赏出于私憾举报此事,至于其是否为舒王之党,因其不久即卒,已无从深究。为了顾全太子声望,德宗听从了李泌建议,采取息事宁人的态度,将李昇调离禁军。但是,太子的政敌们却紧